

## 青石守巷陌 石狮护海风

■陈和深

在闽南的古村老巷、桥头路口、古厝墙角，总能邂逅一块刻着“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的青石碑。它是一方素朴的青石，却在烟火人间中静默伫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闽南人，从步履蹒跚走向步履铿锵。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安人，童年记忆里，我常跟着阿嬷走亲戚。每次路过石敢当，阿嬷总会牵紧我的手，驻足不前轻声叮嘱：“经过要慢些、轻些，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它立在这里，是守护街巷安稳的象征。”那时我年少，只当是长辈的日常教诲，并未深究其意；直到这些年，我走乡串户搜集民俗资料，查阅地方志与文史典籍，才终于读懂这方小小青石里的深厚意蕴。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承载着先民们对生活秩序的敬畏，藏着一辈辈人追求

平安、顺遂的朴素心愿。

闽南之地，山海相依，独特的地貌特征催生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内陆巷陌纵横、地形复杂，人们便立石敢当，以此祈求安稳；而沿海一带海风浩荡、风沙凛冽，先辈们为抵御自然挑战，便在古老习俗的基础上匠心独运，雕造出迎风而立的风狮爷。无论是石敢当还是风狮爷，本质上都是闽南先民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空间防御与精神寄托形式，是当地非遗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我到翔安大嶼寻访民间风俗。在大嶼岛文友张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东蔡村。刚进村口，一尊迎着海风矗立的风狮爷便瞬间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昂首端坐，鬃毛如瀑，模样敦厚朴实，一眼望去，竟与闽南内陆巷口的石敢当一样亲切，“他乡遇故知”的暖意便油然而

生。这两种具象的文化符号，虽然形态各异，却共同映照出闽南海丝文化的独特脉络。

正驻足端详，一位白发的蔡大伯缓步走来。听见我一口地道的闽南话，他脸上立刻漾开温和的笑意，主动攀谈起来。他说，从前海边风急浪大，常侵蚀房屋、损毁庄稼，先辈们为护村护田，便依老传统的石敢当雕造风狮爷立于海岸。如今，这不仅保留了古老的石雕手工艺，更成了沿海村落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方青石，守的是街巷烟火，护的是邻里温情；一尊石狮，镇的是海岸风浪，佑的是万家安康。从石敢当到风狮爷，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闽南人敬畏自然、守望相助的生活哲学。这些藏在石头里的民俗，带着人间最滚烫的温度，在闽南大地上静静传承、生生不息，最终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图腾。

## 望春风

■陈德进

我是一个怕冷的人，总盼望着春早点到来。母亲就在我耳边唠嗑，别急，凡事跑不过季节的脚步。只要春风那么一吹，就重新把一个暖乎乎、亮堂堂的季节推送到咱们跟前，犯不着你下力气争着去追、去随的。

也确实，感知春意，最直截了当的，莫过于那一缕缕拂面而来的悠悠春风。越过季节那道坎儿，风一下子改变了“生硬”的手段，着实变得柔和起来。正如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在《春》里所言，“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这份感触，我是有着满满的体验感的。开春后，学校那边立马就开了学，单位这边开始上无休止的班，好在那一缕不易察觉的春风也跟着来到人间。最先获得春讯的是骑摩托的一路行程。现在，大清上班去，或夜晚去接在学校自习的娃，有微微的风掠过，手自是不再冰冻，背也不再发凉，浑身上下倒是徒生几分清爽气。

在这般春风里，大家相互遇见了，打上招呼，也不用像此前那样，因寒凉“畏首畏尾”、稍显生分，而是多了几分贴近与从容。吹面不寒杨柳风，古人诚不欺我。春风阵阵吹送，送来的无限暖意，总会在包括我居住的小城在内，在每一处、每一个地方，悄悄地来回流淌着、传递着。

春风可以被感知，也是可以看见的。若说二月春风似剪刀，我想，春风这把剪刀，在我所处的山海小城，裁出足够多的绿之际，更是化身勤奋的油漆工，非要把裁出来的这些绿涂抹得到处绿意盎然不可。

在小城内外，春风这个油漆工，喜欢深一寸、浅一寸地把近处那些田野、草丛、绿化带从鲜绿刷成深绿，从深绿抹为黛绿；也喜欢这一片、那一片地把远处的茶园、树林、山景偶有的枯黄斑点统统刷成光彩绿层，把干瘪的暗绿足足抹成玲珑的活绿。

春风吹起的浩荡世界里，目光所能看见的，无疑是温暖的、明丽的。就像一首经久不衰的闽南老歌《望春风》里的唱词：“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遇着少年家。”

在该出现的时节里，春风适时吹拂而起，就像恰当的年岁里，恰巧遇见了满心欢喜的人儿。那盼望春风吹拂的场景，等待心爱的人，像春天一样到来的心境，从来就是会引发无限遐想，令人为之动容……

春风徐徐吹送，人在这般活跃的绿意中散步、喝茶、工作、生活，无疑是惬意的。在这环境里，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而不辜负十万春风一片心，无疑也是最好的抉择和敬意。

## 春风渡海



(视觉中国)

■黄伟兴

春风是从东海的波澜里渡过来的。它带着万顷海波的潮气，在大地的边缘试探。福建长达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是一把被日月拉成的硬弓，此时正被这股暖意缓缓松弦。从闽江口的泥滩到平潭的银色沙滩，从湄洲湾的浅滩到东山岛那深不可测的靛青，海风没有了冬日里的凌厉，它开始变得黏稠、温润，碧海蓝天之间，尽是醉人的青翠，以及被海浪滋养千年的山海。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与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或河流入海口的湿地木本植物群落。“白骨壤”“老鼠簕”“角果木”“桐花树”“秋茄”……它们都叫“红树林”。在闽江入海口，红树林随时都在进行着无声的突围。这些生长在咸苦之地的树木，是海洋的肺叶。冬天撤退时留下的枯黄，被一种绿色的生机取代。红树林的根须在泥土下纵横交错，成为厦门、漳江口等地的生态血管，也是它们与风浪博弈的锚点。它们在抵御潮汐和海浪，也在防守着滩涂的溃散，防守着鱼虾、濒危鸟类那赖以生存的理想家园。

管护员的靴子踩着软泥，沉闷而扎实的声响迎来了清晨。这些树在别人看来是风景，在他眼中却是性命相托的牵挂。他捡起一只随浪漂来的塑料瓶，那动作专注而虔诚，像是在清理自家祖屋的灰尘。这种

守护是秘而不宣的，没有宏大的声响，只有手指触碰枝条时的那一点温存。红树林的深处，我们所感受到的生命正以一种近乎野性的方式复苏，大海开始展示它的身躯，金色光影在水面跳跃。

风继续向南，遇上了平潭的礁石。平潭的沙滩是白色的，是一场巨大的荒凉，也拥有一份极致的洁净。在傍晚，恰好看到渔民捕鱼，看到他们从渔网里捞出一筐筐活蹦乱跳的日本靖时，我明白这是一次大丰收……那些被人类抛弃的、色彩斑驳的文明残渣，曾试图吞噬这片净土。好在一群穿着红马甲的身影，总是在风中穿梭。他们沿着潮汐的边缘行走，弯腰的剪影，总被日头拉得极长，于是岸线上重新有了另一种形象的“甲骨文”。

他们捡拾的是垃圾，在我看来是某种难得一见的美德。当沙子重新变得细腻、洁白，大海才愿意显露出它本真的慈悲。醒目的宣传牌在风中微微摇晃，上面的字迹已被海盐侵蚀得有些模糊，而原本生硬的训诫，成了一种对大自然敬畏的沉默。

而在那些依海而居的渔村里，春汛是某种古老祭祀的开始。渔民们大多在岸上修补渔网，粗犷的网目在日光下还留存着往年的海水气息。现在的耕海人，也许是学会了给大海“留白”。他们不再试图把每张网都打满海货，而是追求一种“小

满”。不时总能看到渔排在波浪中起伏，像是一串串漂浮的音符。连养殖户投喂饲料的动作都是细致的，他们的目光聚焦在水色的细微变化上，像是在估量一场潮汐的分量，思量着要如何控制变量。

对本地居民来说，海是有脾性的神灵。不违农时，亦不违海时。不使用禁药，不排放浊水，成了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血脉里的直觉。海如果脏了，人的日子就苦了。那股带着咸味的春风，穿过一行行的渔排，与无数人见证了这种朴素的妥协与共生。

从闽东到闽南，福建的海岸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人们眼中看似简单的治理，实际上是一场关乎尊严的自我救赎。一处修复的岸带，一汪被澄清的海水，都是这片土地对海洋最深情的低语。春风渡海，渡的是一种秩序的归位。当山上的绿意与海里的蓝影在岸线上相遇，我们看到了生态的复原，听见了温和的风语。

无论是漫步在红树林的栈道，还是徜徉在滩涂之上，都可以追着招潮蟹的身影，轻踢起幽蓝的海水。风更见柔软，浪也褪去了狂躁。福建的海，可以用一块刚出窑的青瓷来形容，温润而立体。这片被春风亲吻过的海域，有着一一种澄澈的姿态，叙述着关于耐心、关于克制、关于守护的日常。